

到了通化大栗子沟。伪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拿出“退位诏书”，臧和张景惠、熙洽等一起面请溥仪退位，演完了伪满洲国最后这场戏。8月18日，臧返回长春，他和张景惠等伪大臣一起“宣布成立‘治安维持会’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军队接收。”8月30日，苏军逮捕了臧等伪大臣，押往苏联，1950年7月31日引渡回国。1956年11月13日，臧式毅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

（摘自《伪皇宫陈列馆年鉴》1986年。）

张海鹏充当日军侵略黑、热的马前卒

赵万福

一、1931年张海鹏投降日敌的经过

原东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出身绿林，性情粗暴，刚愎自用。在“九·一八”事变当时，我正在他的部下当医务处长，也与他一同投降了日敌。谨将当时经过的一切实况，回忆叙述如下：

当事变发生之初，张海鹏曾打算将他原有的四个骑兵团，化整为零，在洮昂铁路沿线，抗拒日军的北犯。但他仅为个人利益打算，而并无抗敌决心，正在举棋未定之时，忽接到东北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代电和张学良由北京的来电，均示以避免冲突，放弃抵抗。于是张海鹏乘机以民意为名，自封为蒙边督办，把原镇守使署改为蒙边督办公署。

张海鹏与驻洮南满铁公所（实际就是日本领事馆）所长河野正直，平素往来很好。“九·一八”事变后，接到河野的通知

说：“关东军将要来洮南一个小队视察访问，决无敌对行为，访问后当日即返回沈阳，请勿疑惧”等语。在9月20日关东军的小队到洮南之前，张海鹏派参谋长李盛唐负责招待并迎送，而张海鹏恐怕发生意外，带着卫队20余名，分乘汽车到洮南以北约40公里的瓦房镇，以保临时的安全，待日军去后，即回洮南。

9月26日关东军派来参谋吉村、大矢等4人，潜来洮南，通过河野正直所长的介绍，以金票26万元，大盖枪万余支，皮棉被服万余套为条件，向张海鹏进行招降。张是一个爱金钱慕权势之徒，所以接受了投降的条件。

在投降之后，日寇于10月4日就将枪支、被服送到洮南。10月6日关东军又派来以前的4个参谋带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指示，命张海鹏整军赴黑龙江去当江省的督军（原江省督军万福麟早随张学良去北京）。这4个日军参谋住在洮南满铁公所。在河野正直所长的斡旋下，随时同张海鹏进行协商进军江省事宜。在10月7日张海鹏派他的长子张俊哲同万国宾（即万福麟之子）进行协商，以来江共同抗日为名，得到万国宾的同意，遣江省边防军参谋长王修静送来小米1000石作为进军江省的行军费，以表示欢迎。同时又有江省地方士绅广铁生等五六人，自称代表江省民意，来洮南欢迎张海鹏去江省。

以上这些代表及关东军参谋等都云集于张海鹏公馆，日夜分别同张海鹏个人密谈。司令部里如我们这些部属是不得参与其事的，只得整日在公馆守候，打听密谈的消息，惟恐一日出兵江省，势必成为全国众矢之的，或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给日军北犯江省创造了机会。因为当时江省方面，除了万国宾个人与张海鹏有私人友好关系，同意张海鹏去江省外，其他江省的许多实力派，反对张海鹏者居多，如驻白城子的屯垦军（系原邹作华的东北炮兵改编）是和张海鹏矛盾最深的，听到张海

鹏投降日军，又有整军入江的消息后，撤离原白城子的防地，将全部军队迅速开往江省（约一个旅以上的兵力），这是抗拒张海鹏去江省的明显事实。即士绅代表等也是脚踏两只船，各为己利而已。张海鹏对此未加分析，主观地认为既有关东军的支持，又有江省代表的欢迎，督军的席位不成问题了。

10月12日早晨，我们得悉张海鹏接受了关东军的指示和所谓江省代表的请求，决定10月15日进兵江省。当时我们司令部各处长及各团长等，按参谋长的指示，在张海鹏的公馆，一直守候到晚10点，在各代表方离去公馆的时候，我们这些处长及各团长等，才在参谋长率领下，公推徐景隆团长（系张海鹏的患难老友）为晋见代表的发言人，直陈进军江省的不利，这样做必受到全国人民的痛恨，及舆论的谴责。话未落音，即遭到张海鹏的拍案痛骂，他说他得罪不起关东军，就得去江省，话后忿忿离席而去，拒绝了大家的意见。当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窘迫，尤其是代表发言人的徐景隆团长更感懊丧不已。后由鹏飞团长出头，找到张海鹏屈膝叩头，重新请他出来之后，就没有人再敢发言了。张仍按照他个人的意图，令参谋处长发令如下：

1. 命令徐景隆团长率所部一个骑兵团为先遣部队（因该团驻在白城子距离江桥较近），由明早起日夜兼程前进，14日到达江桥保护江桥。
2. 命鹏飞团长率所部一个骑兵团直赴江桥作徐团的后应。
3. 命博靖芬率所部一个骑兵团留守洮南。
4. 司令部在10月15日早晨7点由洮昂铁路乘车，卫队连随行，向江桥进发。
5. 命刘茂义率所部一个骑兵团随司令部列车之后，负后卫责任。

这个命令下达之后，激起各方面的愤慨和不满。举例说明如下：1. 在10月15日早晨，司令部出发时，所有洮南地方士绅到站送行者寥寥无几。2. 洮昂铁路局、洮南车站的负责人，并没有及时按照预先的指示准备好了车辆，而且当时车站上并没

有几个人，找不到挂车的负责者，已呈工人罢工的现象。路局负责人临时几次派人到各处去找，后来才找到二三个人，大都在不满的情绪下，调配车辆，以致延误了预定开车的时间约两个小时以上，到9点多钟才开了车。司令部的列车由洮南向江省进发，到达距离江桥约100公里的镇东县车站时，突然见到先遣部队徐景隆团长登上了司令部的列车，当被参谋处长哈玉良斥责其有失保护江桥之责，徐景隆团长未发一言遂下车而去。列车在两小时后，前进到距离江桥约10公里的地点，见到江桥起了大火，浓烟冲天。据附近人说，起火的时间不过在一小时以前。4. 先遣部队既未完成保护江桥的任务，致使江桥炸毁，不能通过，不得已司令部回到泰来县驻守。为了防御江省军队的袭击，临时命令后应部队鹏飞率队直达江桥南岸驻守，鹏飞率队到达江桥后，只驻守4个日夜，在不满的情绪下，于10月19日自动撤离江桥南岸阵地，直回洮南原防地。在江桥南岸阵地空虚的时间中，江省军过江给埋了一个地雷，10月21日早晨行营司令部又派徐景隆率骑兵一个团来到江桥。徐景隆在巡视江桥南岸阵地时，触雷身死。5. 司令部驻泰来之后，张逆经常往返洮南、泰来之间，因此将泰来行营司令部的一切事务，交由参谋处长哈玉良代行职权，而哈由于不满张逆出兵江省，于10月25日弃职携款潜逃。

张逆由江桥炸毁退驻泰来之后，在10月17日关东军又派来参谋二人到泰来县行营，同张逆协商驱使骑兵乘马冲塞渡江（当时10月下旬松花江已在半结冰的状态）。张逆当时想到在这个冰寒季节中，乘马渡江是关东军两个参谋给他的一个大难题，尤其是江桥炸毁，他的江省督军席位，已经绝望。他就大发雷霆，拒绝了渡江。前来的两名参谋，看情势不妙，怏怏地走了。以后张逆经过考虑，他认为一时暴躁，得罪了关东军，今后势

必遭到关东军的不满，将来难逃被缴械或被消灭的命运，因此在10月19日派参谋长李盛唐和张逆长子张俊哲，前往关东军司令部道歉，并保证今后一切合作。

10月20日张逆为了扩军，命令听属骑兵4个团，均改为支队，各团长均升为支队长。每一个支队等于一个骑兵旅，各支队随便到各处招募土匪，有枪有马即可招收。凡招足一个连的即委为连长，足一个团的委为团长，共编成4个支队。另外由“九·一八”事变前，有张学良在洮南修建营房中的建筑工人，改编为一个步兵团（在接受投降日军条件时就已经编成）。

所谓江桥战役的开始是在10月26日，首先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给张逆和江省军的命令各一份，内容是借口洮昂铁路是由日本借款修筑的，关东军有保护和修复的责任，在修复江桥的时候，在江桥南北两岸的军队必须撤离江桥若干公里之外。在关东军这个命令发出之后，张逆的军队即由江桥南岸撤回泰来县。随后日军的工兵约有一个营左右前往修桥，被江桥北岸的江省军给打退回来，并且发生很大的伤亡。随后日军又调来大批军队约一个师团左右，由泰来县车站陆续乘车北上，从此日军和江省军队正式开始了江桥的战役，可以说自“九·一八”日军侵略东北以来，日军横行东北奉吉两省，从没有遭受过抵抗，江桥战役可算为东北的第一次抗战了。我们在泰来县每天不分昼夜听到炮声。我在无事的时候，经常到泰来车站，多次见到日军伤亡列车由江桥路过泰来向离开去。约四五天以后，炮声听不见了。那就是日军已过江北犯了。在11月上旬奉张逆命令，将驻泰来的行营全部撤回洮南。

次年春，日本关东军派步兵一个大队来到洮南驻守。队长前田右卫门步兵大尉与张逆往来频繁，并且时常举行宴会。在饮酒助兴之中，不断地互祝日满亲善，共存共荣，一德一心，欢

迎王道乐土的来临等口号。

1932年3月奉伪满洲国政府的命令(即关东军命令),将原蒙边督办公署改为洮辽警备司令部。关东军派来步兵大尉一名(忘其姓名),作为司令部的顾问,同时带来几名日本浪人充作伪满洲国人,穿上伪满军装,与伪满军一同工作行动。

二、1933年张海鹏进攻热河的经过

1933年2月中旬,关东军声称给满洲国奠定稳固的基础,扩大缓冲地带,决定侵占热河。张逆在伪满执政面前,请求愿作讨热的先锋,因此关东军命张为讨热作战军前敌总司令之职,给关东军的侵略罪行作了一部分的掩盖。张逆就伪职后,要求关东军给大卡车10台,小卧车3台,关东军允许在讨热出发后到通辽时交付。同时关东军派骑兵少佐佐久间亮三任前敌总司令部的顾问,与司令部同行讨热。张逆留一个骑兵支队和一个步兵团留守洮南,带领三个骑兵支队,一个手枪连,司令部全体人员由洮南乘火车出发直达通辽。

到通辽后,日军顾问屡次催促早日前进,张逆以等候汽车为名拖延不赴,并招收牙直首王永清(杀郭松龄的,旧名天下好)一营骑兵支队,又有关东军派来炮兵队长李俊杰率一个炮兵队,也参加了张逆讨热军。同时将军队重新编组并安排行军的序列如下:第一支队王永清率原那一个骑兵支队,称为先锋。第二支队刘茂义为左翼;第三支队鹏飞为右翼;第四支队付增芬为后卫。炮兵队和手枪连随司令部同行。在通辽约驻一个星期,关东军送到卡车5台,小卧车2台之后,开始整军前进,到热河境内开鲁县,原驻开鲁的热河军崔兴武旅长早已率队撤离去矣。司令部及部队在开鲁约驻一个星期,探听前方的消息。据说日军一个旅团由东部朝阳方面进攻热河,已过凌源,另一个旅团

由北部绥东进攻热河已到赤峰。我们这才由开鲁出发，当晚到达距开鲁45公里的一个村镇(镇名忘记)，所有的房屋80%都被拆毁或烧掉，无论男女老小都跑个干净，一人不见，只得住在无门窗无锅台和土炕的屋子内挨冻一夜。次晨6点出发，当午到达八仙通地方一个老树丛林地带，突然看到赤身的冻僵尸体遍野，汽车通过时轧在尸体的脚上，尸体就可竖立起来。这种惨状的发生，无法明了，因为沿途没有人烟，也无处去询问。当晚宿到下洼时，才打听到是日军和吉林军冯占海所部的义勇军遭遇交战时，所发生的死亡现象。

到下洼时，已是日暮，见到街市凌乱，行人很少。墙壁房屋弹痕累累，房屋倒塌或被烧毁者很多，几乎找不到完整的住处。我们医务处找到了一家，看见室内炕上躺着一个家主人头包绷带。他说，他是一个村长，给日军买劈柴，未能买得及时和足用，叫日军给打伤了头部。当时看了他的头部多处伤痕，并给他重新换了一次药，然后又问他日军在这里和谁打的仗呢？他说在日军到来之前，有冯占海的军队从此路过，并没有抵抗，在这里住了一夜，就向南走了。

司令部在这里住了一夜，次晨出发直赴赤峰。当晚到达赤峰，看到赤峰的街道上还很安静，在三天以前，有孙殿英的军队来过这里，曾同日军发生了冲突，不得已孙军全部撤离了赤峰，向锥子山的方向退去。

司令部在赤峰住了三四天之后，听到佐久间亮三顾问传达说，热河的军队，在各条战线上均已退却，汤都统也跑了。日军两路进攻，业已在承德会师。我们的军队极应迅速前进等语。张逆命令第三支队长鹏飞选拔该支队中精壮的骑兵一个团，向承德星夜挺进到达承德与日军会师。司令部均改乘汽车由赤峰出发，当晚也到达了热河首府承德。日军与伪军两军互相庆祝

讨伐热河的成功。其他第一、二骑兵支队，也于次日陆续到来。所有的辎重行李等均由第四支队护卫下，在三日后到达了承德。

张海鹏与汤原系患难与共的老友，所以张到热河后，曾遣人去永宁一带请他来承德共商投降日敌大计，老汤本身未敢前来，只派他的长子汤汉卿，潜来承德一趟，与张逆会商未获同意而返。

张逆初到热河时，所有的军队共为四个骑兵支队，一个炮兵队及一个手枪连。每个支队及炮兵队均派有日本的指导官二三人不等。其中骑兵第二支队长刘茂义是一位绿林出身无勇无谋目不识丁的人，与该队的指导官失和，惟恐受其陷害，突率全队的官兵（多数系洮南本地人）私自向洮南方向逃去。张逆和日军顾问部两次派人乘汽车追赶，打算劝说回来，终未成功。该支队行至建平附近，遭到当地老百姓的袭击，约有一个骑兵连被缴械，残余逃回洮南，被洮南驻在的日军，全部缴械，士兵被改编，官长一律免职还乡。张逆将在热河现有的骑兵支队均改为骑兵旅，新招收了蒙化忱的一个骑兵旅（多系汤的旧部及土匪）为骑兵第五旅，驻丰宁一带，将原留守洮南张俊哲的骑兵团调来热河，编为骑兵第二旅，驻朝阳一带。王永清仍为骑兵第一旅旅长驻赤峰。第三骑兵旅旅长鹏飞驻凌南一带。第四骑兵旅旅长薄清芬驻围场一带。炮兵队驻承德。以上是初到热河的情形。当时共有五个骑兵旅分驻热河境内，日军一个师团驻承德。

张逆到热河后，被任为伪热河警备司令兼伪热河省长之职。以前在洮南斡旋张逆投降日人河野正直和代表江省民意请张逆去江省当督军的庠铁生等均被任命为热河省政府的参事官。原任洮南县长的申振先当了省教育厅长，而总务厅长和警务厅长两席均为日本人所把持，而且省政府一切大权都操纵在总务厅

长之手。张逆对此大为不满。警备司令部方面由关东军派来高级顾问大佐一人、少佐一人、大尉一人，外有日本人雇员多人，组成了顾问部，职权与司令部相同。无论来文与发令都得由顾问部盖章。高级顾问的职责范围和司令官是平等的。司令部各处都派到一二名日本处员。凡起草文件半出于日本处员之手，而且用日文者居多。张逆对此十分感到不满。在溥仪执政后登极作伪满皇帝的时候，张逆参加庆祝大典，离热河去新京约一个月期间，顾问部乘机商同参谋长实行人事大调动，主要是将张逆的亲信，当权派分散调动。张逆由新京回到热河后，知道了这个调动情况，将三个顾问找来，当面拍案大骂。三个顾问没等翻译就灰溜溜地走出去了。次日顾问部通知参谋长将人事调动案赶快更正回来，好见得晴天。事过两个月左右，高级顾问关原六大佐去新京回热河后面见张司令官说：老将军平常说愿在皇上左右，不愿在热河。我们体会老将军的心意，请老将军去到新京，在皇上左右当全国最高侍从武官长。同时又召集了司令部各处长，也同样地宣布了向司令官所说的话。叫各处长给老将军庆祝升迁。张逆在进退无可奈何之中忍气离去了将近二年的司令官兼省长的职务，前往新京宫内府武官处当了上将侍从武官长，伴随皇上出入或办事。1942年张逆退休，入为伪将军府。侍从武官长一职，由伪吉林省第二军管区司令官吉兴接任。